

第
二
十
三
辑

老照片

黄土高原的群峰 陈 焜
骆克哈特与威海卫 张建国 张军勇
烈日灼身
——1895年的台湾 徐宗懋
两个商人之家的兴衰 白永达
祖父的校服照 沈建中
两位抗日飞行员 金 土
眼镜的故事 杨周彝

山东画报出版社



重回卢沟桥

1937年7月7日,日军进攻卢沟桥的中国守军,导致抗战全面爆发。抗战胜利后,中国士兵重回卢沟桥头。摄影记者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历史性的瞬间。(秦雨 供稿)



菲律宾影星的签名照（详见本辑《两位抗日飞行员》）

金 土 供稿

目 录

陈 焜	黄土高原的群峰	1
-----	---------------	---

我和群峰的见面，是一种我和天地精神的接触，有一种在距离上辽阔到没有边际，然而又接近到只有用两眼注视着两眼，才能从心里感受到的直接的亲切……

张建国	张军勇 骆克哈特与威海卫	16
-----	--------------------	----

一位外国殖民者，竟以中国“父母官”的姿态君临属地，既明典章，又行教化，虽曰“班门弄斧”却也颇得要领……

徐宗懋	烈日灼身 ——1895 年的台湾	29
-----	---------------------------	----

《马关条约》的签署，标志着中日战争的结束，而台湾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序幕却从此拉开。台湾民众的不屈抗争，可歌可泣，为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谱写了辉煌的一页……

月 锚	青岛的“靖国神社”	55
-----	-----------------	----

刘学军	伪军的合影	60
-----	-------------	----

白永达	两个商人之家的兴衰	62
-----	-----------------	----

中国历来有轻商的传统，文人更是耻于言商。两个商人家庭的故事，透视了时代转换之际的种种情状……

岫 岩	忆伍仲衡	74
-----	------------	----

沈秀瑜	忆长兄	82
-----	-----------	----

沈建中	祖父的校服照	89
-----	--------------	----

小 亢	奶奶，您从不孤单	94
-----	----------------	----

钟戈平	钟戈挥 永久的记忆	104
-----	-----------------	-----

一位战争年代驰骋疆场的赫赫战将，步入和

老照片

平时期却命运多舛……

金 土 两位抗日飞行员 118

一个偶然的机 会，作者购得两本发黄的私人像册，从中读出了抗战初期年轻的中国飞行员的慷慨悲歌……

彭 雄 族谱中的抗战故事 127

冯冠扬 一段憾事 137

杨周彝 眼镜的故事 141

在特殊的年代里，连眼镜也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成了一种不光彩的象征。我们今天已无法去体味一个高度近视的人，当年所遇到的种种尴尬……

闵震东 忆成都海灯乐社 146

《老照片》丛书

柳创业 “空当和符号”及其它 156

主 编

刘瑞琳

执行主编

冯克力

执行编辑

张 杰

特邀编辑

丁 东

邵 建

美术编辑

蔡立国

技术编辑

张 涛

冯克力 《老照片》与“公共记忆” 157

封二 重回卢沟桥（秦雨） 中插 孙明经摄影作品（孙建三） 封三 菲律宾影星的签名照（金土） 1937年的八达岭长城关门（孙明经 15） 置身故纸堆（柳云 81） 北京正阳门火车站（立建 136） 马寅初校长与北大学生在一起（图史 145）

本社对全部图片及文字享有专有版权，任何单位和个人使用本书作品，须经本社同意。

·人生况味·

黄土高原的群峰

陈 焜

陕北黄土高原的群峰，我只看见过一次，而且大概一生也就是这一次了。经历过的事情，很多都不愿意重复，不过，陕北黄土高原的群峰，我的确很希望再看见一次。只是细想起来恐怕不会再去了，许多实际的难处使我就是想去也不能去。好在心里牵挂的事情，时间和空间不能限制。陕北黄土高原的群峰就在我的心里，我想看的时候心里还是看得见的。

是1951年，还是1952年？我也记不起来了。那时候，我是年轻的文工团员，从北京跟随以王子宜为团长的中央访问团去陕北，向陕北人民表达毛主席、党中央对陕北人民支持革命感谢和慰问。全团人马在延安会齐以后，先在过去的边区大礼堂听了王子宜的报告，然后我们文工团就步行三天走了大约二百华里到志丹县作慰问演出。从志丹回延安，又步行到绥德。陕北黄土高原的群峰就是在去绥德的路上看见的。

志丹县的原名大概是保安，我没有把握，是刘志丹去世以后为了纪念他改的名字。毛主席领导的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以前，刘志丹已经在陕北建立了革命根据地。他主张中立富农，团结中农，被当时的中央代表断定为机会主义的富农路线，投入监狱。毛主席的到达解救了刘志丹，刘志丹建立的根据地也给中央红军提供了现成的立足点，使红军从此另开新局面。刘志丹后来东渡黄河准备到敌后抗战，在我已不记得的事件中牺牲。王子宜是刘志丹亲自介绍入党的党员，和高岗等人一起都是刘志丹的主要助手，到了我这时是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的副部长。我对王子宜知道得很少，他在边区大礼堂的讲话显得很忠厚很朴实，富



在高原顶峰，右起，黄岗、刘伯玲、谢宗铨（吹笛者）、江雁、郭宝书、孙含英、任豪（下蹲者）、张婉尧、许汝雄。

有陕北气息，我们回北京以后他还派人来向我们表示感谢。后来高岗出了事，大野心家，反党。高岗以后王子宜就从报上消失了。后来又听说有歌颂刘志丹的小说，毛主席说是利用小说反党，好像又听到王子宜的名字，但是详细的情况也已不记得了。

绥德也是走了好几天才到的。背着衣服被子和演出的服装道具，大部分是山路，一天60里，90里，不一定。同行的29个人中有谢宗铨，后来是山东烟台话剧团的导演。出了延安一天以后，我们渐渐走入人迹罕见的荒野。一天早上，走到十点左右，到了一片河滩。大片河道都已经干涸了，只有靠近几座山脚的低处还静静地流着一湾清水。山峰腾空而起，峡谷幽深错落，像几座高高低低的屏风时开时合。不知道谁发现了回声，大一点声

音回声两三个,余音散开很长的时间才消失。大家正在你试一下,我试一下,忽然就出现了响亮的歌声:

“天上无云地下旱,过不去的日子,我另打算;

“三更半夜盼天明,共产党来了,救穷人。”

“救穷人!”“救穷人!”“救穷人!”回声一浪一浪地传过来。

谢宗铨在唱陕北的信天游。

“救穷人”是到延安以前我们在西安看过的一部以刘志丹为背景的电影主题。志



谢宗铨 1951 年剧照照。

丹县这个地方,更早就知道了,我去的时候,的确非常穷。我去过的地方不算多,九七年在柬埔寨那样一些地方见过令人心境万分沉重的贫穷,但我从来没有见过在志丹县见过的那种赤贫。电没有听说过就不必说了,县城中央是一条小街,商店乌有,两个三个地摊摆着一点针线、顶针、火柴。农民见了这些地摊就是进城了。羡慕是情不自禁的,真正花钱买东西的人至少我没有看见,几分钱的火柴显然就是贵得不会想到要买的奢侈品了。老乡的习惯还是拿着麻秆走几家到灶里还压着火灰的人家借火种。那时我是充满信心的,50年以后再来看看,志丹县不但要比现在的北京和上海好,而且大概比现在的苏联也要好了。现在就是50年了,可惜我已经不大可能会回去了。

谢宗铨是我高中一年级的同班同学,篮球打得好。有一个从



1951年腰鼓演出，左起，刘伯玲、本文作者陈规（最前面）、岳允中、黄岗。

右面接球以后以脚跟为轴心出人意料地反身向左作三百多度转弯的大动作，或者从左接球向右转，让对方扑过来的球员扑个空，像舞蹈动作，潇洒利索。京戏也唱

得很好，喜欢压成哑嗓子学唱七龄

童，《萧何月下追韩信》，做工唱腔都到家，只可惜我们班没有谁的二胡好到可以给他伴奏。1949年夏天我们在上海一起第一次看见解放军新安旅行团打腰鼓，真是把眼睛都看大了。现在的人看见腰鼓是什么感觉，我不知道。我们那时，音乐的主要来源是无线电。无线电整天都是“香槟酒，满场飞，钗光鬓影晃来回”，然后又是“你这样对我媚眼乱飞，叫我今晚怎能安睡？”腰鼓宣布了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清新健康，雄壮振作，民族的一切萎靡和耻辱都被彻底地洗刷干净了。我们兴高采烈地一起报名到北京参加文工团。他想演戏，我想学音乐。他打鼓打得很好，在陕北行军的时候背着一个不大不小的鼓，行李比我的重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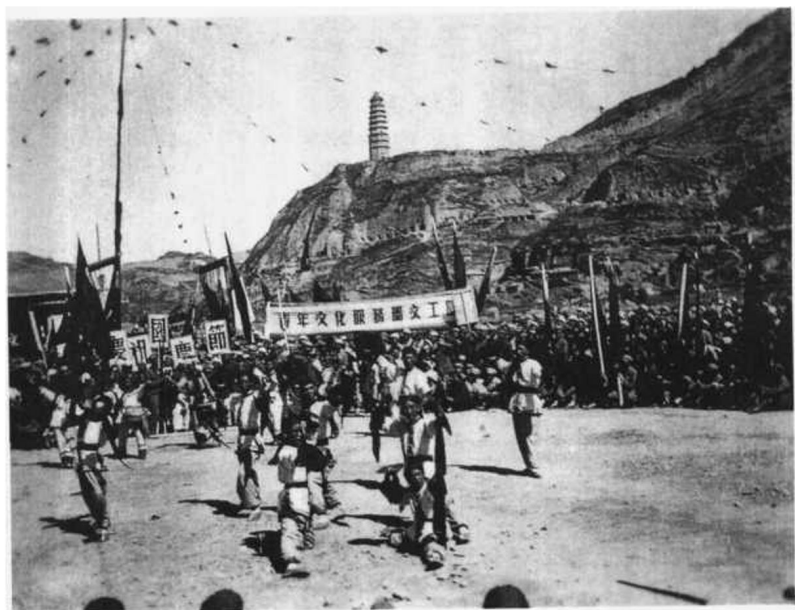
信天游原来是一种男女对唱的民间情歌，经常有一种好像是要借着深山空谷的回响把爱慕遥传到远方而把曲调拉长得舒展尽致的慢板，有泥土气息，孤寂空旷，又婉转多情，我们到陕北以前接触得很少。像这首这样从高亢向低回的跌宕，慷慨呜咽，转弯细处的韵味很难拿捏，难唱。谢宗铨不过只是在西安看了一遍电影，词曲就都会唱了，还教会了一些人。

大家静着没有人说话。“深山空谷的回响”，旁边的一个女孩



行军途中饮山泉，谢宗铨（饮水者）、陈焜。

用自己的背包撞着谢宗铨的背包撞了好几下，撞一下就说一声好。“好！”“好！”“好！”，山谷也跟着呼应。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女孩子喜欢他，可是她说谢宗铨是块石头，太无情，说到伤心的时候就要掉眼泪。只有我知道谢宗铨心里挂念的是一位留在北京的姓王的女孩子。可惜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女孩对谢宗铨也是像块石头，无情得很。年轻人！年轻人！心里多少波浪！那时的谢宗铨也是“似水年华”的时候，人长得英俊，眉宇间光彩照人，好像一匹精神抖擞的骏马，蹄掌猛击在地上撞得出火星，昂首吐气发得出惊天的长啸。他上了舞台就是全神贯注的生命，眼睛放光，是我们文工团最好的演员。但是我们那个时候也还是能够有反思的。回北京以后两三年，在那时常开的一种生活检讨会上，我说，像我这样年纪的人，常常都有不朽的感觉，好像就是上了战场子弹也打不到我，也不过是年轻人的流俗罢了。周围四



延安宝塔山下的演出。

五十岁的人，有的有作为，有的也很颓唐。那些颓唐的人年轻的时候未必不会不像我现在这样充满不朽的感觉，只是自己有没有追求是一回事，千难万阻，时势不允许，又怎么由得了自己。所以做人显然比我的想象难得多。不会客观地看待自己，幻想牵着走，不论自己对自己有什么想象，实际上也就和流俗互相追逐了。当时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在场的延安老干部田蓝事后一再跟我说，他记得这段话。谢宗铤也说他有同感。

平滩、流水、陡壁、回声，除了没有树木，水光山色都有在陕北的黄土地带很少见到的清秀，但是，爬山的确很累人。我到那时才知道，爬山不能随便休息。随便怎样累，一休息就走不动了。所以我们这群人的队伍拉得至少二三里长。北京上海长大的年轻人，哪里背着这样的行李爬过这样的山。走着走着，心里就



演出场景。

很难抗拒坐下来歇一口气的愿望，但是不敢歇。最难煎熬的时刻就是已经到了寸步难行的时候，抬头一看，山顶还看不见，还不知道过了这个山顶，还有多少路。不过，累虽然累，一路是歌声不断的。

“对一面一家一的那个沟一里，流一河一水；横一山一上下下来一些游一击一队。”

“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河上飘着柔曼的轻纱。”

“南京到北京，哪一个不闻名。人民的领袖，就是那毛泽东。领导人民翻了身，咱们的大救星。唉嗨唉嗨哟，咱们的大救星。”

那种时候，到了目的地，先演出，腰鼓开场。我现在还留着几张那时挺胸昂首的照片。夜里都住在老乡的窑洞里，脱了鞋袜，才看见个个脚上都起了大泡。我们总是去找女孩子要长头发，回来用针引着穿过水泡，留一截头发在泡里。水流出来第二

天泡就好了。有时候，女孩子们嘴里笑着嗔人，不给不给，天天都来要，烦人不烦人？手里用梳子左梳右梳就梳下几根来。

所以，我看见陕北黄土高原的群峰时是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的，并不知道有什么在前面等着我。

太阳快要下山了，翻过山顶，下了山恐怕就到了。忽然，一步登上了山顶，还没有来得及细看就立刻惊呆了。一望无际的山峰，一层一层地铺开来伸出去。脚下的山峰几乎就立在群峰的中心，又稍稍高于四面八方的群峰，高到周围群峰的全景都一起看到了眼里。千山万岭起伏不定地交错着，像一片浪涛起伏的海洋。一个巨浪涌起来，一个巨浪平下去，澎湃追逐着一直追到不见边际的远方。刚刚走出峡谷的环抱，天从来没有这样高大，地从来没有这样广阔，心中的狭窄和闭锁突然打开了，精神飞进了不可思议的时空。先到的人已经在休息了，也不是休息，是放下了背包站在山顶向四面望。我也立刻把背包解下来。云南人，山不是没见过，但是云南的大山小山没有一处不葱茏，是不能直接看见大地的，不但有时在山里看不见山，就是到了山顶也从来没有看见过千山万岭这样宽广无边的全景。在近处，山顶的土地上弯弯曲曲地伸展着一条跨过山顶的小路，远处的山峰就看不见还有道路存在的痕迹了。秦将白起北筑长城的大军也许走过这条路，公子扶苏被放逐时也许走过这条路，李闯王的农民军也许走过这条路，毛主席、刘志丹也许走过这条路，恐龙，猿人，世世代代的穷人富人，有名无名的芸芸众生也都走过这条路。但是，这又怎么样？有什么痕迹？天长地久，现在就看见了。多少千百亿万个夏天过去了，多少千百亿万个冬天过去了。群山也许变化大，也许变化小。但是，空间是天地，时间是千百亿万年。这里没有田地，没有房屋，没有树木，没有花草，没有走兽，没有飞鸟，没有生命，没有人的文明，到处是完全没有覆盖的土地，到处是黄土自己的本色。天地之间的一切间隔和遮拦都扫空消失



演出场景。

了，天地都袒开了自己本来的真相情专意深地互相对望着。这就是“皇天后土”了！“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就是这种样子了！月球上大概是这样，火星上大概也是这样，宇宙中“恒河沙数”的行星上想来大概也是这样。我们这群年轻人显然都不肯走，团长催人上路催了一次两次也就不催了。太阳降得更低，湛蓝的天空蓝得更加深邃浓郁，低空是淡蓝淡红淡黄淡紫渐次融成的暮霭。山谷中的黑影慢慢从下面漫上来，布置成虚无深沉的底色烘托着突然把一切精粹都凝聚起来投射到群峰山顶上的金光，壮丽宏伟的海洋，满目都是黑影中辉煌耀眼的灿烂。

那天演出结束的时间比平常晚，我们五六个人一组在一家人的窑洞炕上躺下来的时候就更晚了。谢宗铨在我耳边轻轻地说，今天太棒了。我知道他说的是山峰。灯吹灭了，可是我不想睡，睡觉太可惜。那样感动人，我要好好想一想。可惜到了第二天早

上我才知道我马上就睡着了。

回北京以后，听说我们团里的画家老张已经给先到山顶的几个人拍了照。胶卷没有了，后到的人就没有提起过照相的事。我冲了那张底片。拿到照片，老张，对不起，当时很失望。六七个人的全身照，满脸异乎寻常的兴奋，山峰本身却只是看不大清楚的背景了。后来每想到照片都觉得有一种心意难平的遗憾，过了很久才知道，失望启发了我。陕北黄土高原的群峰并不是有人在内的图景，它的精神不在人，而在天地，而且天地精神也是要在超越了人的角度以后才能真正地显示出来。这是从来没有接触过的想法。山水画中的天地是熟习的，但是山水画的角度不能了解群山的山峰。山水画的中心其实不是山水，而是人。画里的山水并不是人在眼睛里看见的客观外在的山水，是主观内在精神的外在化，是人的精神世界借着丘壑流水的形象把自己变成的可以从外在世界加以观照的现实。山水画虽然也强调自然山水对人的陶冶和净化，包含着“天地与我为一，万物与我共生”的思想，好是好，但是山水的精神价值也是从人的精神价值的角度上确定的。黄土高原的群峰如果只是一种有人在内的环境，群峰的含义就是完全放在人类生活范围的限制之内了。黄土高原的群峰诚然也具有可以和人发生关系的角度，例如是可以从地质、土壤或历史变迁解释的事实，也是可以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思量安排的环境，但是，只有地质学、土壤学、历史学、经济发展，群峰就变成索然没有精神的物质了。不知在什么时候我才意识到，我和群峰的见面是一种我和天地精神的接触，有一种在距离上辽阔到没有边际然而又接近到只有用两眼注视着两眼才能从心里感受得到的直接的亲切，是一种不能苛求于任何第三者的媒介也不能用语言文字表达记录的神秘。

1967年的春天，我一个人呆在我的牛棚。下午四点多，忽然有人敲门，很奇怪。什么时候了，有的人看我不方便，不会

来；有的人不需要敲门，开门就是了。我站起来开了门。满头乱发，一脸胡须，脸上的颜色很灰暗。我还不至于认不出谢宗铨，但是他的确已经变得很难认识了。北京没戏演，到那时他已经在烟台工作多年了。

“一两千人的大院，你怎么找得到我？人家怎么会让你进来看我？”

“不知道。我在大门口见了一个人，问起你，这个人一声不吭就把我领到这儿，要我等他走了再敲门。”

我知道了。

“郭敦呢？”郭敦是他的妻子，全名郭长敦。郭长敦在北京有戏可演，为了支持谢宗铨一起去了烟台。

“郭敦在家，今天没有来。”

他坐下慢慢谈起了这些年的经历，烟台的海，排过的戏。一脸分明都是“牛鬼蛇神”的样子，文化大革命一个字不提。我讲了我怎么当黑帮，又问他，问到躲不开的时候他才不得不说出来。他当导演，自然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马上就揪了出来。郭敦当演员，一开始也打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剃了光头，带着高帽子游了街。她受不了，没有几天就自尽了。

晚上，我跟他到他的岳母家。他准备回上海看母亲，然后回北京。烟台能够不去就暂时不去了。酒喝得很多，喝着就哭了起来。想哭就哭吧，不要压着。

后来我就没有再见过他了。1979年，我的朋友余林从北京去烟台回来。谢宗铨已经更加离不开酒了，喝了酒还是常常哭。

1982年余林有信来。谢宗铨已经不在了，50岁。

“夏日消融，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

人生的确是“白驹过隙”。往前看，三年两年也像是过不完永恒，早盼晚盼也到一个终点；往后看，几十年转眼忽然就成了过去，连一个生命也是短暂地现了一现就迅速消失了。幸

运和快乐也许不都是不能实现的梦想，但是没有痛苦的生命在什么地方看得见？懈怠有时是自己不能更正自己的过失，但是精诚的努力何尝又都得到了好的结果。一个社会能容许人得到的余地是一种奢侈，遭逢乱世，人的命运也就真是只能做鱼鳖了。我痛惜谢宗铨一生的遭遇。

1982年的夏天我去巴黎，登上蒙玛山的教堂，往前走几米，到了半人高的矮墙面前，我也是暗暗地大吃一惊。望不到边际的屋顶高高低低重重叠叠地一直延伸到天际。黑色灰色白色的大楼小楼汇成了一片斑驳迷蒙的建筑铺盖在大地上，近得只要把双手轻轻地往前伸出去就可以摸得到。纷繁密集的屋顶，千千万万我看不见的同类，这就是我们的人寰了！这就是我们的人间了！诞生，死亡；欢乐，烦恼；逍遥，焦虑；蓬勃，疲惫；幸运，厄运；成功，失败；健康，疾病；美丽，丑陋；信任，欺骗；温暖，伤害；希望，绝望；幸福，痛苦；善良，罪恶；平静，恐怖。欢乐是有过的，但是，“譬如朝霞，去日苦多”，做人做得很苦的感觉顿时就涌了出来，眼睛里突然充满了眼泪。屋顶默默无言地站立着，默默无言，静对着我心里难以表达的同情和悲恻。

巴黎蒙玛山前的屋顶和陕北黄土高原的群峰是两种时空完全不同的世界，两种层次完全不同的现实。

现代科学文化有一种认为只有物质的存在才是根本现实的态度，这也是谢宗铨生命过程的一种环境。没有科学对物质的解释，人类的生存环境大概也一定是困难得多了，但是，我不知道，如果物质就是惟一存在的现实，精神也不过只是大脑这样一种物质的属性，那么精神还有什么可以追求的价值？如果物质永远居于支配地位，精神永远只有从属地位，精神还有什么高于物质的力量可以超出物质的限制？如果人都要接受物质的制约，人还有什么力量追求精神的超越？人不是宇宙的中心，人的尺度只是人为了以自己的价值衡量万物而确定的标准，不是从宇宙万物